

将铁轨铺向世界的人——欧泽和

□ 欧宏建

嘉禾县珠泉镇平世村的马婆寨,青山环抱,碧水悠悠。这个有着260年历史的宁静村落,在2025年的一个冬日,以最深沉的缄默,送别了它的儿子欧泽和。这位享年91岁的老人,用一生的步履,从马婆寨的田埂出发,将足迹印在了世界地图的经纬线上,最终魂归故里,为“传奇”二字写下了最质朴而辉煌的注脚。

山乡雏鹰:破晓的第一缕知识之光

1934年盛夏,欧泽和降生于马婆寨。他的少年时代,正值国家危难、山河动荡之际。然而,闭塞的乡村未能锁住一颗向往广阔天地的心。天资与勤奋,使他成为那个时代真正的“破壁者”。1954年,当欧泽和从石家庄铁道兵学院机械系本科毕业的消息传回山村时,整个马婆寨为之沸腾。他是这片土地孕育出的第一位本科大学生,如同一道炽烈的光,刺破了乡村固有的认知天际线,宣告了知识足以改变个人乃至一方水土的命运轨迹。

戎马生涯:钢铁动脉与战火勋章

毕业次年,欧泽和投笔从戎,投身于人民解放军的钢铁洪流。这并非简单的职业选择,而是将所学知识报效国家的最高形式。他迅速从一名技术员成长为技术骨干,其职业生涯与共和国早期的国防与基础设施建设紧密相连。

在和平建设时期,他是技术攻坚的先锋。20世纪50年代,他研究试制成功的“钢轨连接孔爆破枪”,显著提高了铁路建设效率;在援外工程中,他创造性筑成的“热带公路水滴路面”,解决了特定环境下的施工难题;他对消除沙石公路“搓板路”的贡献,让行路更为平稳。发表于专业领域的论文《苏式嘎斯汽车发动机工作时气门杆间隙在各种温度下的变化》,以扎实的数据和见解赢得了苏联专家的肯定,展现了中国年轻技术人员的专业深度。

1962年,当国家主权面临挑战时,他毅然踏上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战场,成为一名守国门的战士。硝烟弥漫,考验的是军人最纯粹的忠诚与最顽强的意志。凭借出色表现和英勇负伤的经历,他屡获崇高荣誉:两次二等功、三次三等功,并三次荣获英雄模范称号。每一枚沉甸甸的勋章,都凝结着他的汗水、智慧与热血。

国际纵横:桥梁与使命

欧泽和的一生,不只书写在国内的战场与建设一线,更挥洒于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因其卓越能力,他奉派出国,足迹遍及苏联、蒙古,以及南亚、东南亚、非洲国家,共12国。在冷战与第三世界崛起的复杂格局中,他作为军事技术专家与外事工作者,成为中国与世界,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一座移动的信任桥梁与技术纽带。

他曾在河内与越共主席胡志明会谈,在金边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交流,并获得由越南总理范文同亲自颁发的奖章与奖状。这些荣誉超越了单纯的技层面,蕴含着那个年代中国与国际友人患难与共的深情厚谊。他的工作,为新中国突破外交封锁,赢得国际朋友,贡献了坚实的力量。

桑榆晚晴:史笔写丹心

20世纪80年代,因早年旧伤,欧泽和遵从组织安排,从中央军委机关光荣退休,回到了生命的起点——湖南嘉禾。然而,他却并未回归。他将晚年精力投入了另一项关乎记忆与传承的事业,凭借严谨态度和深厚乡情,主持编撰了《嘉禾县革命烈士名录》《嘉禾县民族史》等地方史料。从钢铁机械到浩繁卷帙,他用另一种方式镌刻历史,告慰英灵,启迪来者,完成了从国家建设者到地方文化守护者的转身。

他的生平被收录于《中国国情报告·专家学者卷》《共和国专家成就博览》《中国世纪专家》等国家级典籍,甚至铭刻于“泰山中华人物碑林”。他的名字,从马婆寨出发,最终汇入了民族集体记忆的星河。

传奇不朽:青山下的丰碑

“青山无语,九天寒彻。”他长眠于故土的青山之畔。他的一生,是一部微缩的奋斗史诗,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典范,是献身国防与建设的楷模,是民间外交的先行者,亦是乡土文化的传承人。他见证了共和国从一穷二白到繁荣富强的艰辛历程,并以自己的汗水、智慧与忠诚,亲身参与了这段伟大历史的构建。

欧泽和的传奇,不在于惊天动地的单一事件,而在于其人生极大的跨度与丰富的维度。他跨越了山乡与都市、国内与国际、战争与和平、技术与人文的界限。他让我们看到,一个个体生命,当与时代脉搏、国家需要紧密相连时,所迸发出的惊人能量与创造出的非凡价值。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马婆寨的溪流仍将流淌,而欧泽和的故事,会如那溪流般,在这片土地上一代代传颂下去。他传奇的一生,将继续激励后来者,为家乡的振兴,为民族的复兴,尽己所能,奋斗不息。



女排基地背后的故事

□ 徐杨



竹棚馆 袁意生 摄

1991年,女排队员孙晋芳、郎平等在北湖公园女排雕塑群像前合影。袁意生 摄

2021年9月,女排精神被纳入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柳州人民自然是倍感自豪。女排精神的具体定义,是“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这时,重新用照片、文字来诠释女排精神,丰富排球训练基地内原有的女排事迹陈列馆,编纂纪念书籍,便成了一项政治任务。此时,我不禁想起了一些饶有趣味的与女排有关的人和事。

女排与茅台

中国女排夺冠,与柳州有缘,与柳州市副食品公司也有一段佳话。1979年10月,中国女排首次来到柳州,进驻北湖公园旁的国家排球训练基地。训练馆是用竹子搭建的,又叫“竹棚”。两个月后,女排首获亚洲杯冠军。自此,中国女排开启了柳州冬训模式。1981年,中国女排以3:2战胜东道主日本队,夺得世界杯冠军,全国一片沸腾,而柳州作为女排的福地也声名鹊起、广为人知。1982年,中国女排战胜东道主秘鲁队获世界锦标赛冠军。1984年,中国女排在洛杉矶夏季奥运会上击败东道主美国队获得冠军,成就三连冠,后来更蝉联世界杯和世界锦标赛冠军,成了世界女排史上唯一的五连冠队伍。

从1979年女排入驻竹棚基地冬训开始,柳州当地政府就把女排当成了宝贝疙瘩,安排了专人买菜、洗衣、搞卫生等。

话说1984年女排获得三连冠后的冬训期间,柳州地区领导正准备为女排办一场庆功宴,于是向柳州市商业局购买了茅台酒。柳州市商业局主管业务的肖副局长叫来柳州市副食品公司的黎儒贤经理、刘湘华副经理,一问,仓库已无半瓶茅台了,于是马上向湖南省副食品公司求援。当时已临近春节,省副食品公司好不容易才从贵州调进茅台,但一听事关女排,马上就电话同意特批两箱。那年头,茅台厂一年的产量才三千多吨(现在也才几万吨),却要供应全国和出口,想想都金贵得很呢!

“会拍”的袁意生

刘副经理亲自护送过去的,他因此沾了光,叨陪末座,还歇个空给教练及各位队员敬了酒,见识了这难得一见的大场面,心里好不高兴。次日,刘副经理到财务股来有事,一高兴,便把如何从长沙把茅台酒弄回来,又如何宴请女排的美事,给我们眉飞色舞、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遍。我当时参加工作不久,在公司做会计,听罢故事,我便趁刘副经理正在兴头上,请他批两瓶茅台给我过年。当时茅台批发价每瓶18元,零售根本没有,两瓶的钱可以给我吃一个月食堂了。刘副经理笑着说:“很遗憾喽小徐,那是留给女排的。其他的酒,西凤、竹叶青什么的,可以给你批两瓶。”我只好退而求其次,说:“那就批两瓶西凤吧,把茅台留给女排,全国人民都没意见。”

袁意生是谁?他是柳州市广播电视台广告部的原主任,后下海经商,成了金鹰照相馆的老板。

照相馆开在训练基地大门南百米处,在体育路与人民西路交会处。女排到柳州集训的四十多年间,袁意生拍了成千上万

我的养父养母

□ 谭洁

“你家孩子真多!”刷漆工不到三十岁,经常笑着跟父亲调侃。他还提起,家里的堂哥结婚四年了,夫妻俩一直没能怀上孩子,全家都快愁死了。

“都是嗷嗷待哺的嘴,全是压力啊!”父亲叹了口气,顺口说了句玩笑话,“实在没得生,来我家挑一个。”

说者有意,听者也有心。油漆工果真回去认认真真跟堂哥两口子商议此事。中间来回传话、商谈,两个家庭就达成了一致。

父母终于把我送了出去。我记得,我走的时候是开春时节,村民卷起裤腿、双脚插进水田忙着春耕。他们拖着犁耙,大声吆喝着,挥着鞭子赶着老水牛在水田里绕圈。

父亲牵着我,跟着油漆工走了好远的路,翻过好几座山,倒腾过几趟摇摇晃晃的中巴车,最后抵达了那个看上去比我们村富裕一点点的村庄。

养父养母还有他们的父母,一大家人都在村口迎接我。父亲交代几句“好好待她”“养不熟就把她送回去”之类的话,放下包裹就走了。

我怯生生地看着他走远,没哭,也没去追。因为一路上父亲已经告诉我:家里穷,养不起那么多孩子,要送我去一个更好的人家。我心里大抵是怀着期待的。

很多细节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我知道,养父养母都是温和善良的人。他们教我普通话,给我置办新衣裳,为我梳洗乱蓬蓬的头发。和原生家庭不同的是,这里永远没有争吵声。我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养父说我太瘦了,一看就是营养不良。这边的爷爷奶奶养了鸡,每天都有鸡蛋捡,他们每天都给我的面条里卧一个荷包蛋。大概是1990年,我五岁多的时候,村里来了个外地的刷漆工(上门给家具刷油漆)。做木匠的父亲刚好打了两口衣柜,便留下他住家刷漆。

养父养母家不到半年,我的木讷和蠢气渐渐消散了。养父母觉得我活泼爱笑、能说会道。随着对我的喜爱越来越浓,养

母的忧虑也越来越深——我的生父来过村里,她担心有朝一日把我养大了,生父会不会找回来,又把我抢回去?

养母想彻底断了生父“回村夺女”的可能性,于是发了一封电报过去,说我不幸落水淹死了,请我的生父母节哀、勿念。

母亲说,接到电报后,她内心七上八下,无比内疚,后悔不该把我送人,多次在梦中梦到我,梦里我都是活生生的模样。她说,她有感应,我没有死。

母亲央求父亲偷偷去养父的村庄打听一下:如果我真的死了,就悄悄回来算了;如果我还活着,务必想办法带回去。

这年深秋,在我被送走六个月后,父亲拉上他的一个发小偷偷“摸”回村,一眼就看到了在村口快乐玩耍的我。据父亲的发小回忆:那时候的我已经完全变了个样,是那么活泼、有生气,笑得也很开心。父亲去跟养父交涉时,发小叔叔一把抱起我就跑。就这样,我又被匆匆忙忙地抱了回来,没有深情道别的场景。只记得,养母依依不舍地追上父亲,把一包东西塞过来,那是他们为我置办的新衣服。

回到阔别半年的故土时,水田里铺展着金灿灿的水稻,稻穗低垂,村民在弯腰收割,打谷机发出轰鸣声。我已经忘了家乡土话,用普通话说同乡打招呼。他们都笑我,说半年不见,我看上去“像个城里的孩子”。

回到原生家庭不到三个月,我又变回了那个木讷、迟钝、爱流鼻涕的蠢样子。

在那个通信极不发达的年代,我时常想起养父养母,想起那段被珍惜和爱着的岁月。我还听说,我走后不到半年,养母终于怀上了,是个男孩。父亲的发小叔叔说,一定是我带去了福气,为这个家庭招来了弟弟。

再后来,这段经历父母和爷爷奶奶都提得少了。记忆也随着岁月增长被挤压、被淡化,只会在某个被触动的瞬间喷涌而出。原来那份短暂的缘分,竟如此深刻。

一次跨越四十余年的寻根之旅

□ 雷超

到和战友们并肩作战的日子。这份牵挂,支撑着他跨越千里,在新春时节,重回这片挥洒过青春热血的土地。

旅途的温暖,从出发那一刻便开始流淌。我们通过滴滴叫车时,随机派来的梁师傅,竟成了这场寻根之旅的暖心向导。梁师傅是湛江本地土著,梁姓在当地是大姓,他50多岁,对这片土地的军旅故事如数家珍。更巧的是,他的亲舅舅就是当年对敌自卫反击战的一位参战老兵,血脉里的军旅情怀,让他与我父亲一见如故。一路上,从军营训练日常,到自卫反击战的峥嵘岁月,他们聊得投机,话语间满是对军人的崇敬,对家国的赤诚。

抵达当年军营附近,昔日的营地已整编移防至桂林,曾经的军工厂旧址,如今已是一家私营企业的厂房。大年初三,企业门卫坚守岗位,本是清冷的值班日,可一听父亲是专程来寻老部队的老兵,瞬间热情满满。老人摸着地道的湛江方言,耐心地为我们讲述过往,指着厂区方向,告诉我们这里曾是军营的营地,当年的军号声、训练声,是这片土地最响亮的记忆。

方言不通的隔阂,被梁师傅的热心化解。他主动下车充当

翻译,陪着我们和门卫细致沟通,又驾车带着我们沿着蜿蜒的山路探寻,在错落的屋舍间辗转。山路弯弯,终于抵达那座记忆中的雷达山。山顶上,雷达依旧矗立,守护着一方晴空。

父亲站在山脚下,久久凝望。当年17岁的他,觉得这座山高耸巍峨,是军营最坚实的屏障;如今60多岁的他,再次仰望,山虽不似记忆中那般高耸,可那份归属感却愈发浓烈。一眼确认,那便是半生牵挂的归处。泪水悄然模糊了他的双眼——那是激动,是怀念,是刻入骨髓的军人情怀。

站在雷达山下,父亲的声音坚定而有力:“40余年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若有战,召必回!”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字字铿锵,这是一位老兵的誓言,是刻在骨子里的爱国情怀。

40余年寻根,寻的是青春记忆,守的是赤子初心。从17岁的少年郎,到60多岁的老兵,变的是岁月容颜,不变的是报国之志,是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这次新春寻根之旅,不仅圆了父亲40余年的梦,更让我们后辈深刻读懂了军人的担当与情怀,读懂了那份融入血脉、至死不渝的家国大爱。